集舞門雲

流浪者計畫

我要到遠方去　　雙手插入漏底的口袋
外衣也磨損襤褸了　　我踽踽青空下
繆思，我效忠您

韓波《我的流浪》

第一屆
八名獲選者的旅行故事

謝旺霖 25 歲

東吳大學政治、法律系雙學位畢業
前往國家　中國雲南、西藏
計劃內容　以單車騎行方式，從雲南大理到西藏拉薩，完成滇藏行程
出發時間　2004 年 10 月 6 日 至 2004 年 12 月 5 日
獲獎助金額　10 萬元

騎單車跨滇藏的流浪者

大三那年，旺霖失戀了，「想去一個遙遠的地方，不再有思念」。同時，想理清思緒，想想自己正研修的法律和政治學位，是不是真的興趣所在。於是，他背起行囊，去了新疆，踏入西藏。那趟路，很苦，和五、六十個藏人一起「疊」在卡車上，隨時有被「擠」掉的危險，吃的很少，還發著高燒……

但是回來後，他覺得心裡充滿了能量。而念念不忘的是，漫長車程中，他沒能好好看外面的美景，好好體會當地人的生活。下一次，自己騎單車走一趟吧！腦海中萌了這樣的念頭。

2004 年大學畢業，他向雲門提出了滇藏單車之旅（從雲南到西藏）的計畫。10 月成行，成了第一位出發的「流浪者」。

行前花了一個多月準備，以 2 萬元組裝了一輛符合高山路途需要的單車，再用 2 千元買條耐磨、易排汗的騎乘褲，至於其他的配備大都到大陸再買，因為，那裡便宜多了。

他從雲南的麗江古城出發，在那兒飽餐一頓儲備好體力後，跨上座騎。這一路上，他要跨越三江峽谷：金沙江峽谷、瀾滄江峽谷、怒江峽谷，曾經一天之內翻越的山口，海拔落差就高達 1700 米。

騎了 10 來天，他就摔車了！那是在雲南的德欽，騎過金沙江大轉彎，風景極

美，正逢旅遊旺季，不少遊客見到單騎闖天涯的他，爭相邀他合照。這一停步，加上自己也貪看美景，下山時天色已黑，即使戴有頭燈也難以照亮昏暗路途，不小心一個打滑，頓時車翻人倒，「差點摔下山谷」，下面可是至少200 米深，「我嚇到腿軟，有點想嚎啕大哭，又不知道可以向誰訴苦。」

檢查身上，幸好只是輕微拉傷和皮肉傷，只是車子的變速器「從 27 段摔成了18 段」，往後更得謹慎行車。

摔車是驚險，沿途更是心志、體力的考驗。每天至少騎八、九個小時，好想下車，又怕下車，因為跨下摩擦的傷口痛得彷彿快裂開，真怕一下來就沒有勇氣再騎上去。多天後，傷口結痂了，人似乎也適應了這「磨難」。

在天地間日日踩踏，「我想去追求一個深入、融入自然的感覺，想去感受環境對自己的影響。」

沿途他啃麵包、乾糧，吃口服點滴，若碰到當地人招呼「來吃飯、喝茶！」他也同吃。「其實不缺吃的，只是看你吃不吃得慣。」他學習著：「放棄自己的習慣，適應別人的生活。」

住過兵站、招待所、廢墟、山間木屋，借住民家有時被拒絕，有時就睡在椅子上。交了不少藏人朋友，遇到學者和朝聖者；也曾被當地孩童惡整，朝他丟石頭，扯他車上的行囊。

常常騎到覺得快騎不下去時，告訴自己，「再多騎一步就成功了」。尤其難忘的是，11 月初，在大雪中翻越安久拉山時，那真是「天人交戰」。

路陡山高，雪勢漫路，「我騎了一大段後，好想放棄，決定等下如果看到車子經過，就請他們載我一段。但等到真的看到車子時，又想說已經騎了 10 幾公里，不能放棄。……」一路掙扎，第一輛車停下來要載他，「謝謝，不用了。」當下婉拒後，又暗自後悔。

第二輛車停下來，他還是拒絕。對方反而勸他，不用載的，那繫條繩子拉他好不好？見他仍搖頭，對方甚至說：「放心，不會收你錢的。」他含淚帶笑說：「真的不用，只剩一點路，快到了。」

第三輛車也拗不過他的堅持，又擔心他出事，乾脆在旁看著他。最後那兩公里多的路，他是耗盡體力，半騎半推的完成。當他終於上了山頂，一路目視他的車上司機對他豎起了大拇指，還說了句：「你是中國人的驕傲。」

他或許只是完成了對自己的試煉。「有時會寂寞到沒有人對話，看到牛、看到羊，就對牠們講講話。有時嘴唇裂到迸出血來，半夜痛到醒來。有時真的不知道為何騎下去，但對『不騎』會有恐懼感，擔心失去了嘗試的可能性，就再繼續騎下去。」

騎了 40 多天，他從拉薩走青藏線從青海省出，結束這趟流浪。「我原本是個生活封閉，可以待在家裡一個星期都不出門的人，也是個很害怕與人接觸的人」，旅程中他接觸了形形色色的異鄉人，發現自己，「原來可以如此擁抱別人，原來自己隱含著種種可能性。」

他發現了前所未有的自己。喜歡文學創作，也嘗試寫作的他說，「我也在『創作』我自己。」

(採訪/撰寫　揚孟瑜　　本文將同時刊登於 8 月份雲門電子報)

柳震東 24 歲

東海大學建築系畢業
前往國家　寮國、柬埔寨、越南
計劃內容　觀察湄南河如何形塑東南亞不同生活型態與建築
出發時間　2004 年 12 月 6 日 至 2005 年 2 月 5
獲獎助金額　10 萬元

到湄公河做大河之旅的流浪者

第二位出發的流浪者柳震東，想去尋訪河、土地，與人的關係。

他住在萬華，離河濱公園不遠，從小看著新店溪流過。有過颱風來襲，泥濘一片的淹水經驗；也有著在河畔打球、騎車、烤肉的美好記憶。

2004 年夏天，台灣豪雨不斷，山區屢傳災情，在這些災難中，河川彷彿瞬間變臉，成為「洪水猛獸」。他心想，河流孕育了人類的文明，大河流經處，不同地區、不同背景的人們，在長長的歲月中，是如何學習與河流相處之道。

通過了雲門「流浪者計畫」的徵選，他在 2004 年底出發，訪探的是東南亞的大河：湄公河。行經寮國、柬埔寨、越南三國，體會湄公河中、下游的河畔生活。

為了這趟流浪，他把在建築師事務所的工作暫停一個月，全心準備。預計前去的地方，大多不是熱門旅遊地，坊間缺乏資料，他上網、跑圖書館，盡可能搜羅相關資訊。行前把「能打的、該打的預防針都打了」，行囊中帶了七、八種藥品，及地圖、相機、DV、素描本、筆記本，腰上掛著指北針、水壺，步上旅途。

曾多次出國的他，在當地有認識的朋友嗎？「沒有，不過旅行就是這樣，去了就有了。」他經驗老道的說。

全程 54 天，有時乘車、有時坐船，或步行、腳踏車、摩托車交錯運用。古廟、漁舟、河岸高腳民居、市集、河中島…一一覽過。

他領略了與自己從小經驗完全不同的河畔生活，譬如說，當地沿河之畔，白天可能空無一人，到了黃昏，沿岸人家就陸續端出桌椅杯盤，臨河吃起晚餐，或擺起攤子來。河，很自然的成為「生活」的一部分。

人文生活之外，大河造就的自然景觀也令他大開眼界。尤其在鄰近寮國和柬埔寨交界處的 Si Pan Don，寬闊的河道自此開始分流，滔滔散射出豐富的景觀面貌，400 個大大小小的沙洲散佈其間，有的具體成島，有的細沙成灘，有的濕如沼澤，繞行其間，各水島忽遠忽近，景緻盎然。

當然，這種孤身流浪的旅程，既是在看外在的世界，也同時在看自己內在的世界。

「在這樣的旅行中，我有一種『等待』的基調，期待著明天將要發生的事情，或在想，從某個角度去看某個地方時，會有什麼事發生，或是在等待最適當的光線和角度，拍下照片，做成紀錄。」他說，過程中，「覺得自己變得『慢』一些、『從容』一些，對時間比較沒有那麼
急迫的感覺。」

旅程的終點，他走到河流的出海處，在越南的 Ba dong 看著南中國海。那天，是今年的 1 月 24 日，從河到海，他在海邊的旅館「聽到潮水聲音非常大，彷彿撲天蓋地而來，而對岸不見了。」

沿河而行時，處處看得到「對岸」，但到了大海，放眼望去沒有盡頭，日日陪伴的「眼前景觀」驟然改變。

這趟流浪，未必讓他尋到了什麼具體的「答案」，但種種流淌過心中的感受，會繼續迴繞，尋找靠岸落實的一天。

(採訪/撰寫　揚孟瑜　　本文將同時刊登於 8 月份雲門電子報)

一個人的旅行　攝影/柳震東

吳欣澤 24 歲

德育專校餐飲科/修業中
音樂老師、職業樂手
前往國家　印度新德里
計劃內容　流浪印度，學習西塔琴
出發時間　2005 年 1 月 10 日 至 2005 年 3 月 17 日
獲獎助金額　10 萬元

到印度學西塔琴的流浪者

一個 15 歲的少年，跟進唱片行，問店員：「有沒有什麼特別的聲音？」從小聽西洋樂團的他，覺得那時聽 Band 聽到快吐了，很想找點不一樣的。

店員丟給他一張寫著「天籟」的 CD，他買了，帶回家一聽，「這什麼啊？」他沒有再聽下去。直到兩、三年後的一個夜晚，睡覺前找不到東西聽，再度拿起那張「天籟」，也許是氣氛對了，睡前的迷離狀態，加上思索著自己那時的一些瓶頸，他被那聲音引誘了，「真屌！讓人想到很多以前沒有想到的想法，原來音樂可以這樣做。」

從此他有個夢：「想把世界上各種不同的聲音都聽到！」

撩起這個夢的西塔琴，Sitar，是印度的傳統樂器。台灣罕見，他試試尋尋，曾經用現成的樂器模仿西塔琴樂，2003 年底，在淡水一家手工藝品店買到一把。2004 年初，自組台灣在地西塔琴樂團「西尤」（See You），每週四夜晚在台北誠品敦南店前演奏。

一直很想到西塔琴的源頭─印度去學習，本以為是不知何時才能圓的夢。他教吉他的那家樂器行老闆娘，一個歐巴桑，都知道他這個夢，是她從廣播中聽到了「流浪者計畫」而通風報信的。面試過關後，他才知道原來自己是近 200 個報名者中少數的幸運者。

2005 年 1 月 10 日出發到印度，連過年也沒在台灣過，一待 61 天。「我真的流浪到了，兩個月內只洗了三次澡，一件衣服可以穿半個月，住一天只要 80 塊錢台幣的學生宿舍，當地人吃什麼我就吃什麼，噁心的餅乾、髒水啊，都有。」

只背了一個隨身包包，沒有帶任何行李箱的他，一下飛機就備受冷落，「沒有任何人鳥我」，開計程車的、拿行李的，根本不會找上他。「我想，死定了，不知道該怎麼辦？」

邁開腳步，自己找車進了新德里市區。「三天內，民生住宿全部搞定！」他轉而得意的說。先住車站附近的小旅館，一晚要台幣 150 元左右，太貴；再找教會的住所，但太遠，車程花費划不來。後來還是在他的「福地」—樂器行，認識了幾位當地藝術大學的學生，找到「俗又大碗」的住所。

他一共到四個城市拜師習琴，每堂課上課 2 小時，練習 1 小時，回來再練，加起來每天至少彈上 5 小時，「喔，進步神速」。

期間也有挫折處，畢竟自己不是印度人，一些涉及文化差異的細微處總學不來。但重大發現是，印度人非常能接受外國人演奏的西塔琴作品，有很多西洋演奏者的西塔琴 CD 在當地販售，曲風完全不同，而印度人不會因自視西塔琴為印度「傳統」而排拒西方人詮譯的西塔琴作品，「這對我是超級激勵！」他興奮的說。

習琴之外，他也在「感受」印度。曾經在恆河邊，看到野狗群啃食上岸的浮屍；在街上，看到一起回教徒恐怖攻擊事件就在眼前爆炸，8 個人當場被炸死。生與死，彷彿「就是那麼一回事」。

也隨著朋友到訪藏人自治區，「有超感動的感覺，是我去過最棒的地方！」他覺得那群人，如同雜草的種子，已沒地方好活了，但飄蕩到那裡，自己就長得很好。「和他們聊天，會發覺開什麼車、賺多少錢，並不重要，對生活的感覺最重要。」那是一種自在與快樂。

也記得在一位教他西塔琴的師傅那裡，師母說，「沒錢沒關係，再怎麼窮都沒關係，但心要 clean，心 clean 就會快樂。」

三月裡結束流浪歸來，五月天裡看到的他，散髮垂肩，寬褲下露出一雙涼鞋，仍是十足的「流浪者」氣息。他說，「想流浪很簡單，但真的要去做，很難。」

他不否認，在印度流浪那段日子，「痛苦比快樂多，但在那兒的 60 天比平常在台灣活的 60 天，收穫多很多，豐富多了。」

(採訪/撰寫　揚孟瑜　　本文將同時刊登於 8 月份雲門電子報)

與印度老師同飆西塔琴　　攝影/吳欣澤

李青亮

到北京交流藝術的流浪者

張小濤(北京/大山子 798 藝術家) / 李青亮

北京，798 大山子藝術特區。原本是個工業區，沒落之後成了閒置空間，不知何時，一個個畫家、藝術家搬了進來，他們在此租到又大又便宜的房間，於是，一處處工作室出現了，外國經紀人來了，開起了一間間畫廊、藝廊，然後，饒富人文特色的餐廳也陸續冒出。

隨著中國大陸的開放與經濟崛起，國際藝壇聚焦於此地藝術市場，這裡，更加如百花綻放，蓬勃盎然。

這是「流浪」到北京的李青亮，主要目的地之一。他穿梭其間，走訪了多位藝術家，有做過油漆工人的吳曉軍，有身兼策展人與創作者的邱志杰，有以中國山水畫手法處理日常題材的張小濤…。

這些三、四十歲左右的藝術工作者，他們的工作狀態、藝術思維、生活與心情，都是他好奇，及想直接感受的。

因為，他雖然大學唸的是化工系，但志趣之所在，卻是攝影和創作。

高中時期就參加攝影社了，不過當時學的多是技術，少有思維上的啟發。進了成功大學，持續攝影的喜好，社團裡的指導老師則是「重觀念、不重技術」，頻頻提出「為什麼要攝影？鏡頭下的生命是何意義？」等哲學性思考。

加上學校裡的一些通識課程，如「西洋攝影史」、「從醫學看生死」等，甚至

觸及到生死學的教育。他說，這些對心裡的衝擊，「很猛烈」。

經常北上到北美館等地看展覽、吸收養分，他漸漸確定了，人文藝術是自己想走的路。入社會找工作，也是以攝影為主。

這趟到北京，除了訪，他也拍。只是這部分，他坦言很挫折。

當初選擇北京，是認為北京的「複雜度」很高，相對的「可能性」也高，應該是很適合攝影的地方。一旦置身當地，他看到城市的許多面，也看到其中強烈的新舊反差，但就是無法捕捉到自己的深刻感受，總覺得手中的鏡頭似乎說不出什麼。

「我好像自己在折磨自己，一直覺得不夠、不夠。」到後來，他學習「放鬆些」，不預設立場，盡可能的拍。

關於自己在旅程中的攝影，他自認沒有做得很好；而在與藝術家的交流、訪談這部分，則有出乎自己意料的收穫。

尤其除了北京，他還意外「流浪」到四川成都去。

那是聽張小濤告訴他，「成都雙年展」將舉行，琢磨著時間應該許可，他決定入川一趟。只是第一次到大陸的他，「經驗」不足，原以為 14 個小時左右的車程，竟然一坐，就足足坐了兩倍，是 31 個小時才到成都。

而且長途列車上，讓他見到了兩個世界，髒亂、嘈雜、擁擠不堪，孩童就在他面前大小便…「好像人間煉獄，好可怕，我連拿起相機來拍的衝動都忘了。」這是一個成長在台灣的六年級生不曾遇過的景象。

他也笑自己傻。因為怕搞丟證件，離開北京時就把護照和台胞證都留在住宿處，出了遠門，才知道自己因此無法搭飛機，即使坐火車，也得小心公安盤查，差點兒被當成沒有「身分」的可疑人士給逮了去。

所幸在成都，訪談藝術家的歷歷心情，讓他不枉走這一遭。有以攝影機做「實驗攝影」的陳秋林，有以肖像畫關注人與人關係的陳亮潔，還有，曾來過高雄參展的行為藝術家，被稱做「蜀中八怪」的周斌與余極。

成都孕育出不少藝術人才，但氛圍與北京不同。北京已高度商業化、國際化，也競爭化，就像張小濤形容，「是個戰場」；而成都，較悠閒、輕鬆，謀生沒有北京容易，但也沒有那麼慘烈和緊張。

這些藝術工作者，或多或少都經歷過經濟的壓力、情緒的低潮，「如何討生活」、「如何持續創作」，成了他們相濡以沫的分享。

他在成都待了 10 天，體會著他們，品味著藝術，也思索著自己。

而回到北京，「北京之大」，與 798 藝術特區裡，藝術家們展現的批判力和「集體的力量」，也深深撞擊著他。

「當他們把工作室打開，這是非常棒的時刻！」回台一段時間了，想起自己「走進」那裡的情景，李青亮仍難掩興奮。

這趟「流浪」，他確實開了眼界，「再一次的認清自己」。他說，「做一件夢想中的事情，是需要磨練的。未必去做，就做得很好，但有了這次，下次可以做得更好。」

（採訪/撰寫　楊孟瑜　　本文同時刊登於 94 年 12 月份雲門電子報）

傅子豪

到印尼尋舞的流浪者

傅子豪/攝影

出發去流浪之前，傅子豪完成了他攻讀六年的社會學碩士學位。

社會學中，有一門叫「身體社會學」，探討著身體在社會中的種種呈現與關係。而他，長期以來所感興趣的，與所從事的，也是聚焦在「身體劇場」。

大學時代參加戲劇社，快畢業時接觸到「臨界點」劇團，上了些課程，那是對身體的種種開發，與他以往熟悉的傳統話劇大不相同。此後，他陸續在不同的舞團、劇團，歷練著身體的各種可能。

2005 年夏末秋初，這趟到印尼的「流浪」習舞，是他另一階段的「身體力行」，到異國去深刻感受不同的身體、不同的社會、不同的文化。

原本想學的是印尼宮廷舞，但後來發現那必須是 3 到 4 年，至少也要 1 到 2 年才學得成(就像台灣的京劇一樣，得有多年科班養成)。而此行只有兩個月，於是他把焦點放在學習印尼的地方舞蹈 Ndolalak。

對於一個表演藝術工作者來說，印尼「真是個幸福的國度」！大大小小的演出不斷，村莊裡、草地上，經常就出現了舞台，跳起了舞蹈，或演起了戲劇。村民們扶老攜幼的來看，做粗工的人下了工也來看，在戲台前滌去一天的疲憊，在樂音中，眾多的家庭得到了撫慰。

他在那裡，除了習舞，就是不斷的看舞，看各式各樣的演出，有當地的，也有從日本、韓國請來的團體。

「印尼有很多、很多種舞蹈，這是我覺得這個國家非常棒的地方。」

主要的停留地點在兩個古城：梭羅和日惹。在梭羅，他學 Ndolalak，每天兩小時課程，老師是一位出身村落，從小就跳這種傳統舞蹈，現在也從事創作的女舞者；在日惹，他欣賞各種表演、古蹟文物、博物館等，盡情吸納。

這趟旅程的後期，正好碰上印尼今年自 10 月初開始的齋戒月，當地人一天做上六次禱告，隨著廣播提醒「禱告時間到了」，他們開始洗臉、滌手、淨足，然後虔心祈禱。

每天看著周遭人的這一切舉動和儀式，他發現到：「每個人的身體、生活，都因此而被規律著，但這規律似乎並不是束縛，而是讓他們活得快樂、有重心。」

在印尼這兩個月，他難免把自己和當地人的生活做對照，也觀察著台灣與印尼不同的身體。印尼人的身體大多較放鬆、較自在，而台灣大多數人的身體較「緊」、較「趕」，好像總有一股緊張與急促。

還有，印尼人的生活中，表演藝術幾乎是「如影隨形」，自然相伴，像村莊裡的孩子從小就接觸到傳統藝術表演，這帶給他們生活中簡單的快樂，豐富的色彩，雖然他們比台灣貧窮，但精神上並不匱乏。

於是他也會自問：「自己內在的根源是什麼？」「台灣的文化特色是什麼？」「我們可以拿出什麼來？」

他還在找答案。而他的身體，承載著這些思索、這些接觸，以及學舞過程中感受不同文化的進入與激盪，回台後化為創作的能量。

12 月 15 日起一連四個晚上，在台北牯嶺街小劇場，傅子豪將發表『JALAN JALAN

在路上』的獨角戲。同場演出中，共有四齣關於旅行的獨角戲，包括另一位赴日本學舞踏的「流浪者」王瑋廉。

演出的專業之外，有意思的是，這趟印尼之旅還帶給傅子豪一項意想不到的「影響」。和其他流浪者不同的是，他沒有在異國水土不服，反而是在回台的第一天就拉肚子，並開始想念起印尼的食物。

當他回到彰化老家，發現一家印尼新娘開的店，頓時大為興奮，趕快進店買食材，試著烹調起他思念的味道。

於是他自嘲：「我的身體回來了，但靈魂仍在那裡。」

（採訪/撰寫　楊孟瑜　本文同時刊登於 94 年 12 月份雲門電子報）

王瑋廉

到日本訪舞踏的流浪者

『秋行』呈現演出劇照　未童/攝影

王瑋廉的偶像，是一位約百歲的人物，而這趟流浪，就是為了到他跟前。

大野一雄，日本舞踏大師。1996 年，大二的王瑋廉在話劇社翻著雜誌，【表演視界】裡一幅幅表演者的身影，突然他的目光凝住了，在一張大野一雄垂眼頷首、靜默如洞的舞台照上。「那時，只覺得自己沒辦法離開這張照片。」

那幅女裝打扮的大野一雄，「彷彿除了置身當下的舞台，也同時存在背後的另一個世界。」就是這感覺深深觸動著他，也讓他想起外婆，一個固執而堅韌的女人，一個從小帶大他，感情已超越祖孫而像是朋友的親人。

還沒能見到大野一雄本人之前，他先在 2002 年編了一齣創作【在外婆的死之前】，劇中，他讓「大野」帶著外婆一起在病床上起舞。

自己何時也能到大野那裡起舞呢？這放在心裡 10 年的想望，終於在 2005 年 9 月成行。

日本橫濱，上星川區半山腰上，大野一雄舞踏工作坊。垂暮的大師已不再授課，而是由兒子大野慶人，教導著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

課堂上，連他一共 13 個人，有義大利女生、印度男生，還有美國、加拿大、南非來的，只有他一個華人。到日本的第四天，有三個從德國來的男舞者加入，課程結束時，大野慶人問要不要去看看他父親？因緣際會的，王瑋廉和這群舞者一起進入了大野家。

「大野一雄躺在搖高了的床上，他不能動，不能說話，看不見，無法表達，就和外婆臥床的那時候一樣，他張著如洞一般的口----」，他在日記裡記述了那次的意外會面，「但不驚訝，只是在心裡深深地呼吸一口氣。然後思索。就是這樣。」

第二次再見到大野一雄，是10月26日，工作坊成員聚集在大野家，為第二天將過生日的大師開派對慶賀，人們一個個輪流上前去向大師致敬。

還記得自己10年前曾發下「豪語」：有一天若見到大野一雄，就要像馬歇馬叟見到卓別林一樣，問「我可不可以跪下來親您的腳趾？」，還要在他面前跳舞！

而那天，在大野家，輪到他時，他走到大野一雄身旁，沒有說任何話，也沒有跳舞，只是，親吻對方的手背。

「我想免除過多的『表演』，只是做一件單純的事。」他這麼解讀自己的舉動。

或許，人能萌發夢想，但無法預知自己圓夢的方式會是什麼。

就像在舞踏工作坊的課堂上。來到了這個期盼已久的教室，但一開始，他卻是非常抗拒大野慶人的教法。一邊隨著擺動肢體，一邊卻不斷問自己「為什麼我要來這裡？」，同時用他久經戲劇研究所訓練的腦袋「分析」著周遭的一切，越分析越是拉扯和排拒。

直到後來，他漸漸學習用「身體」，而非用「腦袋」去學。再到最後，他逐漸知道，學到的東西該「收納」到那裡，該放在什麼位置。走過了這「三階段」，一種瞭然於胸才慢慢清晰。

除了大野舞踏工作坊，他也曾到神戶訪友，到京都參加藤條虫丸舞踏工作坊，那又是截然不同的教法。大野那裡不斷傳授著「技藝的訓練」，而虫丸工作坊則以「玩」為主軸，充滿即興，彷彿人生與劇場的遊戲。

不同的養分，都是可貴的刺激。而在和日本友人、當地劇場工作者的互動、交遊中，他也重新品味著這個國度，體會著彼此不同環境裡的思緒。

回溯這趟「流浪」，在歲末歸來的王瑋廉說，「就是去生活」。尤其重要的是，「一個人生活」。正因為是一個人，所以會不斷和自己對話，也可以不受外界干擾的，「自己長長看，看會長成什麼樣子。」

他覺得，人很需要有一段「自己長」的時空，而舞踏則是他「打磨自己」的工具。

在他看來，大野一雄的魅力在於，一種既柔弱又強韌的美感，用身體去執行天馬行空的想像，吸引著「缺乏自信，又看重自己」的人，也呼應著他某一階段的生命需求。而當初自己想去全盤接受，因而排拒；直到後來瞭解了，各自有各自的位置，各自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做某種程度的交流。

年近三十的他，很珍惜這段旅程。他形容，這是一段「不可不行之旅」。

（採訪/撰寫　楊孟瑜　　本文同時刊登於 94 年 12 月份雲門電子報）

劉亮延

東京「文藝青年」之旅

劉亮延/攝影

並非刻意，但這趟東京之旅，確實為劉亮延的人生旅程做了鮮明的標記：出發前夕，他通過了碩士論文口試；回來當月，他成立了「李清照私人劇團」。

寫詩、搞刊物、玩攝影、劇場創作，大學念的是英美文學，研究所攻的是應用藝術，按世俗的定義，他活脫脫就是一個「文藝青年」。但是，文藝青年究竟是什麼？能夠為社會做些什麼？他在想這些事。

以往也曾去歐美自助旅行或遊學過，看過巴黎的、倫敦的、北京的文藝青年，那麼，東京的呢？他沒有去過日本，也不懂日文，但正因為那裡的表演藝術生態是他無法想像，也少有接觸的，所以，這次「我就『逼』自己去。」

和其他流浪者較不同的是，他沒有特定的目標，「純粹是去聞氣味。」有點兒隨遇而安的，去感受那兒的氣息，去欣賞那兒各式各樣的演出。

由於東京高昂的物價，也由於他向來的旅行習慣，他這趟旅程以「定點」為主。當他付完一個月要 8 萬日幣（約台幣 2 萬多）的房租後，就發現沒多少錢可以買火車票到各地去，因此活動範圍以大東京區為主，包括澀谷、橫濱等，電車可達的區域。

所幸大東京區就已很豐富，先不論傳統戲劇，單以現代表演藝術來說，一天就有約 200 場的演出規模。商業的、藝術的、精緻的、通俗的，他都看，並很驚訝的發現，「幾乎都是滿座。」

有次到澀谷一家百貨公司的劇場，開演前 10 分鐘趕到，竟必須買「站票」。有次在橫濱看舞踏，是個只能容納數十人的小劇場，坐在那兒觀眾都可以聞到彼此的體味，但它並不「小眾」，觀眾裡有親子、有上班族、有老人家、有學生，完全不像台灣的小劇場往往只是特定藝文族群在欣賞。

流連在日本各劇場哩，「哇！年輕人也來，退休老人也來，我沒辦法想像台灣何時可達到這樣。」他眼神透出讚嘆，「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他們是不需要『文藝青年』的。」

也就是說，在那兒其實人人都是「文藝青年」，很自然的在生活中親近各種藝術表演，而表演工作者能夠以表演為生（不用太擔心生計問題），「每次表演都是一種釋放與平衡。」

關於日本特有的歌舞伎，他也去看了五、六檔，包括精緻的與「不精緻的」，昂貴的與便宜的。在或古典、或俗豔的絢麗中，他發現都有一種美妙，一種會令觀眾快樂的力量。

甚至讓他聯想到小時候曾驚鴻一瞥的、台灣曾盛行一時的秀場文化，「那是失落的常民文化世界」。談到這，他語氣中有種興奮，彷彿也有種釋然，「這是我想做的事情。表演一定要這麼『嚴肅』嗎？表演其實可以回到最『簡單』的地方，就是博君一樂，讓觀眾在這裡笑一笑，或發個呆、出個神，再回到現實世界去。」

「在表演藝術市場的光譜上，可以 high 可以 low，」他順著思緒說去，「文藝青年也各得其所，得到釋放。」

有時候，旅程中的牽引是十分有趣的，可以「重新發現」，也可以「回到原點」。

他在淺草逛和服店時，探訪歌舞伎中的舞踊服飾，遇到位師傅，攀談起來，對方知道他來自台灣，就提到自己有個學生在台北，千鶴美扇，26 歲的日本女子，是全日本最年輕的歌舞伎「宗家」。

千鶴小姐自幼隨父母來台，母親創了「千鶴流」。劉亮延返台後就去拜訪，看到她教舞，台灣不少長一輩的仕女隨著她翩翩起舞，「好美喔！這對我來說，是另一個世界。」他很高興一趟日本行，牽引他在自己生活的地方發現了這個「世界」。

在東京兩個月，甚至還讓他「發現到」英國。他租的家庭公寓，其他五個室友全是英國人，從 19 歲到 30 歲都有，包括從牛津來的交換學生。閒時眾人買酒淺酌，談天說地，對方的成長地是英國的農村，那也是雖然去過英國，但多半知道的是倫敦等都市文化的劉亮延，「不曾想過的英國」。

「流浪」的奇異處與美妙處就在於此，「旅程」的延伸，心靈的拓展，是不可預期的，往往也是異常豐盈的。

劉亮延是雲門舞集「流浪者計劃」第一批流浪者中，最後一位出發、最後一位歸來者。從 2005 年 11 月到 2006 年 1 月，他在旅程中「跨年」，而這趟旅程似乎也讓他跨越了一些阻障，不再「困於」所謂的文藝青年，而是努力的朝自己想做、能做、樂於做的事情行去。

「李清照私人劇團」成立了，預計在夏天推出作品，故事和一隻幻化成人的白蛇有關。日本能劇中有齣經典作品「道成寺」，發展成歌舞伎名為「娘道成寺」或「雙人道成寺」，講述女子清姬，遇到來化緣的和尚安珍，她想與他長相廝守，他託辭離開，她苦候不到他歸來，由愛生恨，尋去道成寺。寺中僧侶要她在寺前跳一隻絕美的舞，方能入寺。清姬起舞間，乍見安珍藏於一大鐘內，她怒極，現出白蛇原形，纏住大鐘，燒死安珍，遁入水中遠去。

這故事與「白蛇傳」有異曲同工之妙。劉亮延在其中，看到了「一個竭盡所能想變成人的蛇，即使無法變成，也在所不惜要達成。」這過程，歷經「修煉與學習」。

「為什麼要變成另一個人？」「蛇想要變成人！」「一隻蛇想要變成日本人！」「台灣人要變成中國人？！」呼應於個人、社會，乃至於政治、歷史，層層

疊疊間，有很多玩味之處。

誰說文藝青年是「無能」的，是與社會無關的？流浪一趟的劉亮延沒有特意去找答案，但他似乎，正在寫答案。

（採訪/撰寫　楊孟瑜　　本文同時刊登於95年2月份雲門電子報）

衷心的感謝

企業及朋友給予「流浪者計畫」的贊助

您的支持將是台灣藝術人才飛翔的翅膀

二〇〇六年捐款者

誠品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郭乃華	1,000

二〇〇五年捐款者

智榮文教基金會	1,000,000
無名氏	50,000
文羽苹	5,000
官振鴻	2,000

二〇〇四年捐款者

財團法人廣達電腦教育基金會	790,000
陳水扁	600,000
林懷民	510,000
辜公亮文教基金會	100,000
廖昶超	20,000
明思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6,000
官振鴻	3,000
廖曉佩	3,000
吳美娟	2,000